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獸部中　牛　驢　騾駝　羊　狗　豕

牛

爾雅曰犘牛重千斤出巴中音麻犦封牛蒲角反犤音庳畀小者犩牛牛大者出蜀中犝牛無角牛黑眥牰音袖黑耳犚音尉其子犢體長牬音沛絕有力欣犌音加

毛詩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又曰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人聞吾子將師涉於敝邑敢犒從者又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令縣陳貪其富也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踢帝
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
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
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

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

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史記曰騎刼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朿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刼死乗勝追北三戰三尅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武内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為青牛道士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

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脱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氷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氷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氷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

有兩蒼牛鬬於岸傍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氷兒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魏略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

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

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反不失於期此人乃齎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

曹嘉之晉紀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牽犢而去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泝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迹所絶莫得究焉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圓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礀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

賦臧道顔駁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肖公侯王后乘輕御

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捋濯足於雙島名
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嗤姸其好醜
遂慕駿駃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
足名忝飛兎價齊驥騄
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
噓風噴精廻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鞦狡力難京肆怒
横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
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埸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芻

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

表魏陳王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别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梁元帝謝東宫賚菍栗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

成性秉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埀奬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豢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

宿九重䅞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驢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
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
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
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敎令清當十餘日便乘
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守威
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
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世説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别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文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随時興晨夜不黙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

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寘須精麨負磨迴衡迅若轉雷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駱駝

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足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蹹地人於所蹹處掘之輒得水

洛中記曰有銅駞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葫蘆盛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贊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羊

爾雅曰麢大羊音靈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羱如羊似羊而大角出西方羊牡羒音墳牝牂牂羊墳首夏羊黑羖牡羭羭黑班羳羊黃腹未成

羊羜音佇詩云肥羜俗云五月羊絶有力奮羊六尺為羬羬羊馬尾今大月支國有大羊馬尾五咸反尸子羊為羬六尺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咩音弭羊鳴也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䍪犍六月生羊也羍恥達反七月生羊也𦍺音兆羊未卒歲也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兌為羊

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又曰無羊宣王考牧也誰謂爾無羊三
百維羣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周禮曰賓客則羊人供灋羊羊泠毛則毳氈又曰羊人
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義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鴻滿野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

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所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狠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又曰卜式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

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草屩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輙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緱氏令又曰盧綰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巳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

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贄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晋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旟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荄而食之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又曰路温舒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

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箠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别象官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乗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著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葸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葸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為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賫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

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

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黄羊焉又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

遂唖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
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
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
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
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
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揺乃破出之是故一臠
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幽明録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郛郭宫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捋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答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

大羊為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閧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猣宗二師一玂旂未成毫狗狗子未生斡毛長喙獫力驗歇短喙猲歇獢獢猲獢詩載獫猲獢絕有力狣狣力多犺狗也狗四尺為獒

山海經曰蜪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艮為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車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

馬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又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又曰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黒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黒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賔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賔客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又曰兄有噬犬弟何

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又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比閭長者楊青青

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兎也令閉關十五年不敢闚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又曰高祖詔

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㕙者海内之狡兎也韓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子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

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不失兎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兎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尺牽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甞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為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魏略曰丁謐外似疎濫而内多忌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

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二狗㖘喍不可當一狗憑嘿作狙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

華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䐉三升汝能得不夷皆從闓

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為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

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女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黄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黒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黒尾令人世世乗車黒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黒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黄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孫盛晉陽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

之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下夢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呑之巳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蛇犬作數斛餈蜜灌之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餈灌奇便放犬咋蛇以劒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奇為后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

為挑治得一物大如甕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盤瓠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晋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成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為人殺之乃絕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户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

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又曰林慮山

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為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佯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宫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濵有狗名后倉銜而歸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

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羇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犬摇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筩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

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又曰宋元嘉中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反輒門外望之後玄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湯須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

死處跳踊嘷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詩晉張華詩曰如黄批狡兎青骹撮飛雉鶬鷺皆盡收鳧鷖安足視

賦晉傅玄狗賦曰何世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縣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細頸闊胷廣前稍後豐顱促耳長乂緩口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處大魏之祚迸在朔陽越彼西

旅大犬是獲形體如翦削像貌如刻畫毛翰紫豔光雙眉如白璧爪類刀戈牙如交戟盼睞而奮怒揮霍而振擲譬若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駮折其脊爪處如鉤牙摽創似矛刺

豕

爾雅曰豕子猪貐豶幺幼最後生者大者豱温豕生三豵音宗二師一特豕生子常多故取少者名之四豴皆白豥該其迹刻絶有力豝豝牝豝巴

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狶其子或謂之豚或謂豯奚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易曰見豕負塗又曰坎為豕

毛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以為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姙

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丞相封平津侯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為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後甞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

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搏之豕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
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
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
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
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
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就終於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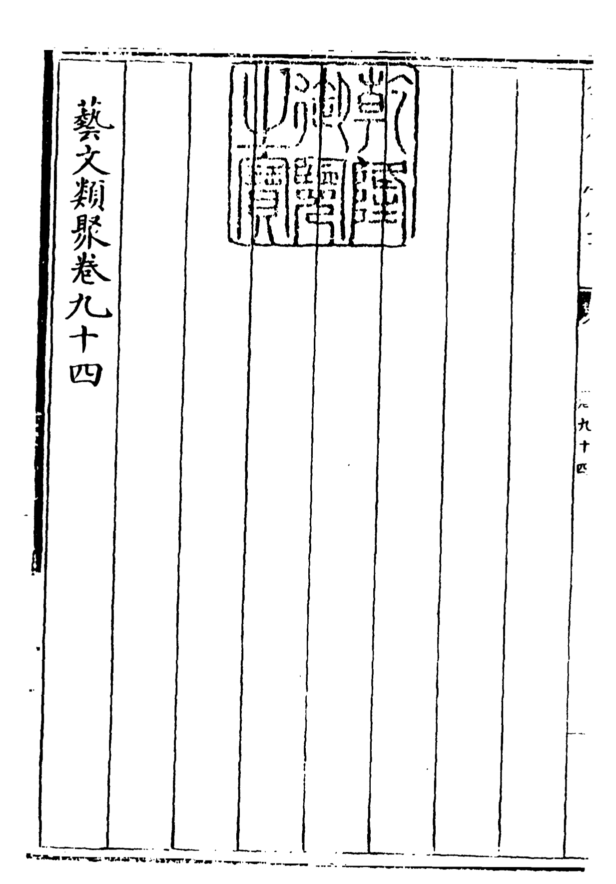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大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漁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

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㹠以進之道真食㹠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㹠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賫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荐食無饜肆其殘毁羿乃飲羽獻帝效技又豪彘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至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獸部下　象　犀　兕　駮　貔　熊　鹿　麞
狐　兔　猨　獼猴　果然　狌狌
貂　鼠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萬嵗歴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從之

吴志曰賀齊為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

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又曰魏文帝遣
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
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
輙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
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輙流

涕焉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来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

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
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
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賛晉郭璞賛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
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犀

爾雅曰犀似豕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縱連横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

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漢書曰元始二年黄支國獻犀牛又曰尉佗獻文帝犀角十又曰烏弋國出犀牛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輙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

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叉導者得煮毒藥為湯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物志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贊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灾因乎角觭

序晉傅咸犀鉤序曰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兕

爾雅曰兕似牛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嶓冢之山其獸

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賛晉郭璞山海圖賛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黒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徳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馬其狀如馬而白身黒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賛晉郭璞賛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騣首騰䖏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貔

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縠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賛晉郭璞貔賛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盖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止風痺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黄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魚取熊掌義我所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初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絶内有數頭熊子須㬰有一大熊来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得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

旦覔食果還輙分此人此人頼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坑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郃陵髙平黄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覔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為熊矣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内

餘伴執仗隱在崖側熊輙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啓梁劉孝威謝熊白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来攀御檻先踰厚壁殆獲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麚其子麛其迹速絶有力麉音肩

毛詩曰野有死鹿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黄金之鹿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又曰高祖詔捕蒯通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狗固吠非其主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列仙傳曰蘇躭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

險絕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答曰龍也

謝承後漢書曰鄭宏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黄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宏果為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録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魏畧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牀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為平原王王母甄后姤文帝殺之故不立為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朮絶穀入華山後故人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又曰沈羲道當於路逢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羲道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

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瀨鄉記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衣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絶壁峭峙壁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鹿泅過江行人見之乘力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罔而去于今此壁謂之白鹿上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腊之黄鵠摩天極高飛後宫尚得烹煮之

表魏陳王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麈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牋宋孝武帝在彭城祭佐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麞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麞

說文曰麕麞也

爾雅曰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迹解絶有力豣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麕

呂氏春秋曰使麕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爲丹陽太守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麞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麞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麞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罕畢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麕

表晉王述上白麞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麞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

啓陳徐陵謝賚麕啟曰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臠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為歡非屠門而大嚼

兎

爾雅曰兎子㝃其迹迒絶有力欣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兎又曰行失瑶光則兎出月

毛詩曰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又曰肅肅兎罝施于中逵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兾復得兎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又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兎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兎遊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兎苑於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為識

抱朴子曰兎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則死夫兎月氣也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蛤

序晉王廙白兎賦序曰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兎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兎擣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

頌張滾白兎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

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兎於遠境

表晉桓溫賀白兎表曰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兎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兎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囿

周庾信上白兎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狐

山海經曰青邱之國有狐九尾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

易曰田獲三狐

毛詩曰狐裘逍遥又曰狐裘豹褎

禮記曰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腋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卿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於尾明後當盛也

贊晉郭璞九尾狐贊曰青邱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

猨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猨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樹而號

淮南子曰楚王亾其猿而林木為之殘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内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為玃千歲則變為老人又

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猨為鶴小人為蟲為

沙

張載論曰白猿玄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

仞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

絶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霑衣

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曰噭噭夜猿鳴溶溶晨霧合

不知聲遠近唯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猿啼詩曰桂月影纔通猿鳴迥入風隅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賦晉傅玄猨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懽顔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畋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嚄咋而齟齗或顚卬而踟蹰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女或低眩而擇蝨或抵掌而胡舞

賛晉郭璞白猨賛曰白猨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獼猴

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宫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鬬蓋寛饒奏免之

賦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䁧以眩邺視䁾睫以眏睦𪖐鮭䶑以䶋䶏耳聿役以適知口嗛

呥以齗齺脣皺唱以瓝䚕齒崖崖以齴齴嚼唯嗏而囁哯儲粮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踡兎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嗝嗝而嗷嗷又嗵叟其若啼緣百仞之高木攀窮藟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羣跳而電透或瓜懸而瓠垂歸鎖繫於庭廐觀者吸呷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

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因秦揚眉額而騃眒似巧言而偽真整衣冠而偉服懐項王之思歸躭嗜慾而眄視有長卿之姸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絏雖近習而不親

果然

吳録地理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

剝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猨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為質黒為文視如蒼頭鴨脅邊班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猨黒頰青身肉非嘉餚唯皮為珍

啓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曰伏以狐裘熊席徒
負昔名玄豹青猈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
愧暖挾纊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
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顔

猩猩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
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猩猩似狟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荀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羮食其胾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来猩猩知往歸終神獸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㹠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興古有之

賛晉郭璞猩猩賛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嚶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魏略曰扶餘國出貂豽

魏書曰鮮卑有貂鼲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名裘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

歸吴

啓梁簡文謝勑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閈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隂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十種李頎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鼠

爾雅曰鼢鼠鼸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鼭鼠鼣鼠鼫鼠鼨鼠鼮鼠鼤鼠鼯鼠鼳鼠夷鼬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之䘃蠌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從鼠鼫鼠出胡地可作裘鼫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易曰艮為鼠

毛詩曰相鼠刺無禮也衞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

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左傳曰齊侯將與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熏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

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鼷鼠深穴於神邱之下以避薰鑿之患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況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此謂類而非我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北呪

殺巫鼠

史記曰李斯少時為郡中吏見吏厠中鼠食不絜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外湯為兒守舍而鼠盗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曽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為蓐卧之可以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京房易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亾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磒磒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

衘𨻰𩐊也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廪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廣志曰白猨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鼢鼠深目而短尾茁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裘今常名其裘為天鹿裘黄鼠在田野間為羣害穀麥善走凡狗不得唯鼠狼能得之

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

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唯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慧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

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慼太祖曰
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臧洪
傳曰洪為袁紹所圍粮乏乃掘鼠而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
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
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

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晉陽秋曰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

如家鼠入山四尺鼠在内鳥在外為牝牡

梁州記曰鉗水北鉗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為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灕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門呪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

幽明録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雇十擔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

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客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為商賈閉其户而謂鼠曰汝欲使我富耳令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絶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荆州府吏蔡鐵善卜宣

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名鐵使卜函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鐵曰兊色之鼠背明户彎弧射之絶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地鏡圖曰黄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風角要占曰長吏居官厭盜賊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合

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埳百日鼠種絕
贊晉郭璞鼮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為鼮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又鼩鼠贊曰鼩之為鼠食烟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為大任又鼷鼠贊曰小鼠曰鼷嚙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謎

惟明徵乎其覺又鼫鼠賛曰五能之鼠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又飛鼠賛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鳴鼓翰倏然背騰用無常所唯神斯憑

藝文類聚卷九十五